

李日華著

六硯齋筆記



下

國學珍本文庫

— 第一集第十八種 —

李日華（竹嬾）著

木記硯齋筆記

襟霞閣主人重刊

中央書局總經售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國學珍本文庫

國學珍本文庫

第一集 第十八種

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六日初版

六硯齋筆記 全三冊

分售：定價大洋八元

著者 李 日 華

校訂者 虞 山 沈 亞 公

印行者 襟霞閣主人

發行者 中央書店

分售處 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世界里六號

中央書店總店

各省各大書局代理分售

六硯齋三筆 卷一

古秀竹癩李日華著

虞山襟霞閣主人重校

唐周繇送人尉黔中詩句云。公堂飛白鳥。官俸請硃砂。不徒見彼土風物。而官貧事簡之意。亦脩然自見。且氣象悠邈。絕無刻索之迹。所以爲五言佳境。憾繇詩不多見耳。

庚午九月一日。買得菊三本。置之庭下。得一詩云。杪秋纔一日。買菊已三枝。黃紫初相映。高低各互持。倒罇香欲入。囊枕夢應遲。風雨南牕下。閒箋彭澤詩。

靈飛散方雲母十斤。成煉者。茯苓半斤。柏子仁七兩。續斷七兩。石鍾乳七兩。菊花五兩。朮四兩。乾地黃十三兩。桂七兩。凡九物。治下篩訖。以天門冬一斤。咬咀絞汁。以丸此藥。汁多和之。汁少溲之。着銅器中。懸着甑下。蒸黍米下。一斛二斗熟。出藥曝乾。更治令細篩。服一方寸匕。十日身輕。二十日耳目聰明。七十

日頭髮白反黑。故齒皆去。若落去者。取藥二十七。以白蜜和之。搗二百下。丸如梧桐子。可得八十一丸。曝令燥。視丸表裏相見。如明月珠。或似螢火精珠。或赤或白。如仙人隨身常所服藥也。欲令頭髮時生者。日服七丸。至髮不白不落。若入深山不食。亦可作此丸。日服七丸。不饑也。若髮不落未白。但可服散。壽六百年不白。凡作此靈飛散服之。三日力倍。五日血脈盛。七日身輕。十日面目悅澤。智慧聰明。十五日力作不知極。徐行及馬。二十日不可復當。三十五日夜視有光。

仙家作初精散。用茯苓松脂石鍾乳三味。作凝靈膏。用茯苓松脂松子中仁。柏子中仁。四味皆世間常有之物。唯制煉之法。極精勝耳。

罽賓國有苜蓿草木者。形如芋。人病盲。兩目空盡。絞其根汁而服之。煮其莖葉爲膏。傅空爛中。七八日許。則更生珠瞳。此抱朴子內篇所載也。金華人吳去凡者。與余遇於武林昭慶寺。自言有奇藥。可重生目瞳。其得此苜蓿草木耶。抑妄言之耶。

高麗醫人治疾。用藥止一味。兩味至三味。則極多矣。未有至四味者。蓋藥

性專則達。二則濟。三則調。四則參與制。再多則相牽而不能奏功矣。偶傳瘧痢二方。甚簡而驗。今錄於此。治痢止二味。色白者患寒。用生薑一兩。細茶五錢。色赤者患熱。用細茶一兩。生薑五錢。赤白雜者。薑茶各五錢。河水二碗。煎至一碗。溫服。瘧疾不論久近。用生何首烏五錢。青皮三錢。陳皮二錢。酒一碗。河水一碗。煎至一碗。溫服即愈。

脾有九孔。橫五孔。豎四孔。以應外之九竅。人能固得元氣在脾。則外九竅永絕出入息矣。

凡人身中元氣常從口鼻中出入。使丹田常滿。即不至饑。其神清明。求死不可得也。一日一夜總有六時咽氣。子寅辰午申戌。丹田開受。骨湧面白。血湧面赤。髓湧面黃。肌湧面黑。精湧面光。氣湧面澤。光澤必根於精氣。所謂晬然見乎面也。

初道務清。務靜。無強無長。

枕高肝縮。枕下肺蹇。以四寸爲平枕。枕席柔栗。其息乃長。氣至身漸寒。欲驚。安心定慮。勿使之驚。聽氣之所爲。

道氣久。精神振之。其形自舉。謂之輕舉。以上七則俱顯道經

大道之要。無爲而自然。術之祕者。符與炁藥而已。符者。三光之靈文。天地之真信也。藥者。五行之華英。地之精液也。氣者。陰陽之和粹。萬物之靈爽也。

江淮異人傳。載沈汾侍御。隱居樂道家。有二妾。一日謂曰。我若死。爾能哭我乎。妾愕然曰。安得不祥之言。固問之。曰。苟若爾。安得不哭。汾曰。汝今試哭。我欲觀之。妾初不肯。強之不已。妾走避之。汾旣而挾之。妾不得已。乃曰。君但升榻而坐。汾如言。二妾左右擁袂而哭。畢視之。汾已卒矣。竹懶曰。禪者參方入定。極平生之力。然後得坐在立亡。以爲明驗。汾但云樂道。不著有參學之功。何以能灑脫遊戲。乃爾耶。其平日用心。殆未可測也。

晦翁行草一帖。粉箋書。瘦勁疎秀。用唐法。語云。熹再拜。上白提舉丈。賜書云。亦欲過定海。恐已到。幸爲致問訊意。尊堂恭人。伏唯尊候萬福。眷集均休。恭叔尙未到。只文叔到已兩日矣。誠之在此相聚也。熹再拜上白。宋景濂細楷跋云。太師徽國朱文公帖一紙。韻度潤逸。比他日所書。人以爲尤可玩。濂雖不敏。則非特玩其字畫而已也。蓋有所感也。帖中云。恭叔尙未到。只文叔到已兩日。

矣。見約誠之在此相聚也。文叔名友文。恭叔名友恭。姓潘氏。二人實爲兄弟。恭叔通禮學。文公之脩三禮。以儀禮與禮記相參通爲一書。其不合者爲五類。周官則駕爲一書。恭叔實與討論之列。文叔尤善問辨。文公與論大學致知格物之義。雖反覆數次而弗措。誠之尤澹軒也。澹軒蚤從張宣公遊。晚復事文公。文公遇之如黃直卿。則三人者皆其高第弟子。計其一時師友相從盛聚精會神。德義充洽。如在泗沂之上。自今道隱民散時觀之。不啻應龍遊乎玄問。欲一見之而不可得。徒以貽有識者之感慨。不亦悲夫。此帖無歲月。不知何年所發。其或學禁未興。講道於竹林精舍時耶。前史官金華宋濂題。又一跋云。我徽國文公雖不役志於臨池之學。而講道餘閒。頗亦留意筆札。以故伸紙行墨。皆有法度。其真蹟之流落人間者。尤爲世所寶玩。况其片言隻字。皆至理所寓耶。此帖浦陽鄭君仲涵所藏。宋先生爲之題識。其左因帖中言及潘恭叔文叔游誠之三人者。遂歷敍三人平生學力之所至。以示仲涵。得無深意乎。蓋仲涵太史門人也。篤學而嗜古。必得因太史之所指示而感發焉。而以古昔師友之所相從者以自期。不獨寶玩其筆墨而已也。後學義烏朱世濂謹題。

嘗疑廊填二字不得解。偶閱陶貞白上梁武論書啓中有云。摹者所採字。大小不堪均調。廊看尙可。廊看者。廊填而看之也。古人於名蹟或廊之使大。或縮之使小。縮之小者。玉枕襖帖也。廊之大者。顏書畫像贊也。

陶云。逸少學鍾。勢巧形密。勝於自運。

陶云。右軍好蹟。皆是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略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見其緩異。呼爲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倣此人書。故遂或與之相似。今聖旨標顯。足使衆識。頓悟於逸少無晚年之譏。竹懶曰。書法不論真草。必貴精緊。而懲散緩。所以唐文皇極排子敬。蓋貞白前已發之矣。

石虎時。華林苑中有西王母棗。冬夏有葉。九月生華。十二月乃熟。三子一尺。又有羊角棗。亦三子一尺。勾鼻桃重二斤半。揚州獻黃鵠雛。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汎之玄武池中。忽化爲龜。

鹽官有一前輩。忘其名。梓行文集曰。鰲川集。時有數友。指問鰲川鰲何所。余時應之曰。此非大川水經地誌諸書所不載。當是此公宦處小水名耳。髣髴

記是秦隴。當時以未得確據爲憾。今日閱前秦錄。苻登遣竇衝自繫川趨長安。則一確驗也。

子昂楷書參同契一卷。筆法寬和流利。不甚莊栗。有輕裘緩帶之風。而從首迄終。無一惰筆。又起伏聯貫。若一時書完者。純熟之極。幾於化矣。款云。至大三年。歲在庚戌春仲。吳興趙孟頫書。顧金粟一跋。亦作精楷。如永興破邪論。皆墨笥中瓊寶也。跋云。古之善書者。雖下筆輒妙。然紙墨不佳。終多滯澁。此孫過庭所謂書有五乖。其爲病一也。余見松雪公書多矣。此卷獨得白宋紙。堅細潤滑。瑩然如玉。宜其書之化而不羈。終七千餘言。而無一滯筆也。書法本師二王。而出入北海。如老將用兵。奇正沓出。並皆神妙。豈不爲希世之珍哉。玉山顧仲瑛識。

程季白蓄韓滉五牛圖。雖着色取相。而骨骼轉折。筋肉纏裹處。皆以粗筆辣手取之。如吳道子佛像衣紋。無一弱筆求工之意。然久對之。神氣溢出。如生。所以爲千古絕蹟也。趙文敏再三題之。真其所寶秘者。初題云。余南北宦游於好事家。見韓滉畫數種。集賢官畫有豐年圖。醉學士圖。最神。張可與家堯民擊

壤圖。筆極細。鮮于伯幾家醉道士圖。與此五牛皆真蹟。初田師孟以此示余。余甚愛之。乃知爲趙伯昂物。因託劉彥方求之。伯昂欣然輟贈。時至元廿八年七月也。明年六月。攜歸吳興。重裝。又明年。濟南東倉官舍題。二月旣望。趙孟頫書。右唐韓晉公五牛圖。神氣磊落。希世名筆也。昔梁武欲用陶弘景。弘景畫二牛。一以金絡首。一自放於水草之際。梁武歎其高致。不復強之。此圖殆寫其意云。予昂重題。

此圖僕舊藏。不知何時歸太子書房。太子以賜唐古台平章。因得再展。抑何幸耶。延祐元年三月十三日。集賢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趙孟頫又題。

善相馬者。不於驪黃牝牡。而於天機。余謂觀畫亦然。海虞鄒君君玉示余五牛圖。有步者。齧者。縱時而鳴者。顧而譴者。翹首而馳者。其天機之妙。宛若見之於東臯西壟間。亦神矣哉。吳興趙文敏公以爲唐韓晉公所畫也。品題再三。至稱爲希世名筆。蓋有得於此矣。君其實之。至正十二年二月七日。魯孔克表題。

竹懶曰。余於項宏甫齋中。見晉公一吐舌牛。身形大小如人家所蓄狸奴。

舌闊寸有二分。正面垂下如半月。殷紅色。兩目炯然。大有神氣。亦非常奇作也。

客持示趙松雪書麻姑壇記。趙仲穆書苻讀書城南及司馬溫勸學語二則。共一卷。倪雲林跋云。今年四月十九日。余自華亭過松陵之甫里田舍。天氣驟熱。遂留度夏。隣有張君德常德機賢伯仲。伯子多畜名蹟。而希會面。名蹟亦罕以示人。幽居嘿嘿。如潛逃而已。乃子元度。亦不肯相過。招邀數次。不過龜勉一來。六月十六日旱久而雨。一雨浹旬。茅屋上漏下濕。獨坐唯有悲歎。因寄詩曰。積雨不能休。漂搖使人愁。哀吟四壁靜。病臥百虫秋。何人肯相念。載酒一消憂。幸有呂張叟。清詩遠見酬。余六月末病臂創足痛。呻吟幾及旬。故云。七月四日雨止風靜。雲翳開朗。泥潦尙沒足。忽叔子來訪。元度踵武亦至。攜趙榮祿此卷。及其子趙雍遺墨。以怡悅老眼。納甕牖之涼颼。臨碧江之湍激。相與玩詠不已。因自念老景侵尋。親朋淪落殆盡。雖近在跬步。如張君伯仲父子。向不得數數晨夕。况二趙墨宿光芒。昭回霄漢。夢寐亦所不睹。安得不見其遺蹟而喜忭哉。遂記其後。以寫余之憤憤焉。歲己酉倪瓚題。詩改後四句。開門望原野。江湖

濂交流。誰能載美酒。爲我散煩憂。

胡澹庵論秦檜王倫札子。千古快其議論。然實其友范璿筆也。璿字舜文。豐城人。政和進士。歷州縣有治績。太守魏玘上其十事。高宗召見便殿。極言戰國之事不足法。弔伐之師所當舉。言極剴切。又因劉琦順昌之圍。檜無救意。乃披胸示檜。正色觸之。檜怒。請祠三任。主管玉隆觀而卒。澹庵見其語。慙直。上必取禍。念其親老。遂自疏名上之。

倪元鎮龍門獨步圖。爲復庵和尚寫。山廓頗巨。用筆極細。墨法亦澹。一松軒仰。一櫟傍之。而當路隅。一僧昂然行其下。蓋寫張伯雨詩中所謂斷江恩公也。雲林題云。恩公昔住天平日。林下相迎壞色袍。行到龍門無脚力。右肩褊袒喫櫻桃。此詩乃伯雨外史訪斷江恩公詩也。余與外史有師友之義。己巳歲。余訪復庵。留山中者數日。復庵誦此詩不輟口。余既寫圖。遂書於其上云。倪瓚。

夏英公竦在洪州革去師巫一千九百餘戶。勒令改業歸農。所有首納祆妄神象符籙神衫神仗魂巾魄帽鐘角刀笏紗羅等一萬一千餘事。悉令焚毀。夏雖儉狹。然亦幹濟能品也。

徐節之攜畫一軸來就鑒定。乃故朱山人肖海物也。余廿年前見之矣。作兩松聳挺。一松橫偃。貫其脅。枝梢上下籠罩。松針亂撒。極有古氣。內層作墨葉樹一。膠枝櫟樹一。中段低巒映帶。坡畔一翁。橫舟而釣。余定爲元人筆。而松根露白處。已有作李成二小字矣。蓋特翦去上幅原題。而以此眩價耳。因試呼兒亨示之。亨曰。此曹雲西倣郭熙筆也。余深賞其鑒真。

孫綽爲著作郎。自於暗中見所使筆。吐光如火。杜少陵作詩句精絕者。其子宗武每覺紙上作金字。此皆文章精氣所結也。

梁有太常丞唐堯。漢有臨武長虞舜。

誠道元號覺隱。乃元僧四隱之一。品局高潔。能書畫。託稱蜀時。埈翁筆而已。特題之。然實其自筆也。有題語云。埈仙必覺隱。題而後着筆。題就則埈仙亦至矣。乃有一奇。特覺隱喫飯。埈仙不舉箸。只靜坐。覺隱放箸。埈仙亦飽。有時埈仙飯。覺隱亦飽。每拈此人皆不解。蓋禪宗所云。有一人終日喫飯。未曾咬着一粒米之謂也。山水學巨然。翎毛竹石。俱有灑脫之韻。是有得於道。而簸弄精光於筆墨間者。

子昂行書詩一幅。不知子昂作。或書古人作。其語氣似白樂天陸放翁。余極愛之。因錄於此云。山石瑩確行逕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梔子肥。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鋪牀拂席置羹飯。粗糲亦足飽我饑。夜深靜坐百虫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烟霏。山紅澗綠紛爛熳。時見松櫟皆十圍。當流赤脚踏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人生如此自可樂。何必局束爲人羈。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

張句曲澗阿詩。行書當五錢大。極雄快沉着。詩亦豪邁。詩云。駕壑流安尺宅。客來如入市簷壺。百年身外擲蒲局。四月山中櫻筍廚。雉雛烟叢朝日上。魚潛瓦影夕涼初。自餘眠食都忘念。更擬求觀後世書。後幅楊鐵笛又作縱橫百餘字跋之。

蘇文忠竹石一卷。有題跋絕俗神品也。錄之。

昔歲余嘗偕方竹逸尋淨觀長老。至其東齋小閣中。壁有與可所畫竹石。其根莖脈縷牙角節葉。無不臻理。非世之工人所能者。與可論畫竹木於形既不可失。而理更當知。生死新老。烟雲風雨。必曲盡真態。合於天造。厭於人

意而形理兩全。然後可言曉畫。故非達才明理。不能辨論也。今竹逸求余畫竹。因妄襲與可法。則爲之。并書舊事以贈。元豐五年八月四日。眉山蘇軾。

子瞻先生於元豐己未。自徐州移任吳興。日訪諸公高隱。談詩較墨。興至輒點染竹石。詞翰隨贈所喜。若匪人。雖乞弗與也。越三載。壬戌。先生責黃州。僕亦有事於黃。竹逸方君寄此卷素。以乞先生竹石。至則先生往蘄水。俟旬餘始還。得拜覲於臨臯亭中。握手問故。飲半劇。述前望遊赤壁之勝。起而撫松長嘯。朗誦赤壁賦一過。僕知先生興酣矣。遂出卷頂懇。蒙慨然揮灑。復書春夜行蘄水過酒家飲酒。乘月至溪橋上解鞍少休。西江月詞一闋。賜僕。捧視竹若紫鳳迴風。石如白雲出岫。書則豪放軼宕。如快馬斫陣。而步伍自存。僕愧不知書。不敢管窺臆贊。然如釋迦牟尼。現丈六金身。雖至愚至幼。靡不合掌稱佛者也。因識始末。并錄先生詞以歸竹逸云。照野瀾瀾淺浪。橫空暖曖微霄。障泥未解王驄騎。我醉欲眠芳草。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破瓊瑤。解鞍欹枕綠楊橋。杜宇數聲春曉。武林金鏡敬跋。

石曼卿擘窠書古松詩。筆法雄肆而慄。有諸跋。

直氣森森恥屈盤。鐵衣生澁紫鱗乾。影搖千尺龍蛇動。聲撼半天風雨寒。蒼蘚靜緣離石上。綠蘿高附入雲端。報言帝室掄材者。便作明堂一柱看。士大夫豪宕奇崛者。爲文必峭拔清遠。閒放者有句必高妙。故梅詩之疎影橫斜。和靖如圖寫此花。松詩之半天風雨。曼卿獨膾炙人口也。自昔論詩者。謂寫情非難。狀物爲最難。過於體倣。或失之俗。略於比喻。又失之泛。必渾然天成。它物不足以當之。斯爲美爾。曼卿平生意氣卓犖。多慕古人奇節偉行。其見於辭章之末。又肯爲兒女子軟媚語邪。梅聖俞以雲影濤聲之句過此作非矣。節推趙公得真蹟於袁正肅之仲弟木叔。而刻之石。二百年來。陵移谷遷。何物不爲塵土之歸。而此刻至今存焉。半雲翁性尤嗜古賢遺墨。購求至富。故此紙亦在篋藏。故物之列。家旣析異。又幸心可得而寶之。造物者若有私焉。嗚呼。故家遺物。歷年之久。而卒獲所歸。有如此帖者乎。敬書此以識余感。歲在玄默敦牂夏五月望。比山老樵黃慘敬書。

曼卿上世家幽州。燕俗勁武。少以氣自豪。書體兼顏柳。前輩謂愈大愈奇。余三見真蹟。禮部尤尙書家西師詩。有旗光秋曉起。甲色大江橫之句。歐陽